

◎青青左岸



立秋时

末伏，立秋，热夏收场。站在梧桐树下，望着落叶知秋，想着一年匆匆的时光。

少年不知季节，念想着酷热就是夏，风凉即为秋。读书后方知二十四节气中，早有季节界线。只不过初秋被冠上“秋老虎”后，热浪有时更胜于酷夏。

少时对热夏有着私念，是在假期里，完成一天作业后，安然等着下午来，可以欢乐嬉水。

洗耳池是家附近一条池河，传说中的“洗耳恭听”所在。古时巢父避世隐居，躬耕而食。正当许由洗耳时，巢父牵牛饮水。问明原因后，巢父恐洗耳水再污牛口，牵牛上游饮水。因而街市有了牵牛巷，城中有了洗耳池。

少时洗耳池水清见底，是与小伙伴们戏水好去处。浮在水上，仰面朝天，河水淹耳，四周忽然安静下来。放松，脚尖绷直，有节奏地踢打着水，双臂伸展，不紧不慢地划着。河水凉爽，舒展身体，躺着看蓝天下朵朵浮云流动，成为那时夏日里最美好的记忆。过了八月初立秋，再去游泳，邻居奶奶见着总会念叨着，秋水凉了，娃不能再下水了。意思是说，立秋后，河水渐凉，水上虽热，水下已添几分寒气。

古人说立秋有三候。初候，凉风至。不似热夏中，南风起，火气十足。如今长江畔，夏季水情多。梅子熟时，小雨淅沥不断却湿热。入得伏来，常有大雨倾盆，却压不住几日热气。待到一场秋雨时，薄凉自然生，暑气才开始渐渐消退。

二候，白露降。立秋大雨后，清凉风来，而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，尚未凝珠，故曰白露降，示秋金之白色也。夜间一场大雨停，天空如洗，靛蓝夜空中白云浮动，空气格外清新。晨于野外田间，稻叶上挂着欲滴雨珠，晶莹剔透。衬着青绿，晨风中，稻叶微微舞动，形似绰约。山野河池上，袅袅迷雾，似轻纱，在清凉空气里，一点点汇聚，一丝丝漫开。

立秋第三候，寒蝉鸣。寒蝉，《尔雅》曰“寒蜩蝉，小而青紫者，马氏曰物生于暑者，其声变之矣。”夏蝉因热而鸣，立秋后蝉声多为天阴凉鼓噪。秋蝉声尽时，也为一年寒凉起，恍恍然，夏去秋至，又近一岁收场时。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夏之色调收敛，自然界更多细微敏感，洞悉四季而来。一枝一叶变化中，让人们感觉又是一季来。

初秋，唐人孟浩然写诗道，“不觉初秋夜渐长，清风习习重凄凉。炎炎暑退茅斋静，阶下丛莎有露光。”立秋后，一场一场雨来被人们说是赶着秋，催着暑尽。昼热夜凉，选楼台书房飘窗小坐，翻几页书，不远处大湖寂静无声，月色下，泊船点点灯火。

纸页上，读到酣畅时。那种自然里乍来的秋味随风潜入夜，温润薄凉而细腻，好似一张姣好脸庞，看得见青丝萌动。看得见立秋不乏一种温湿度，却有矜持之心。秋有丰收，透着人们对季节怀想与等候，透着对即来季节欢喜与偏爱。

文/杨 钧

◎非常记忆

我爸

从家旁边的超市出来，埋头往前走，一抬头，前面弄堂拐角处有一老头儿正冲我笑，我有点奇怪，谁家老头儿冲我乐啊。再一细看，原来是我爸！瞬间我有点恍惚，第一次以陌生人的眼光看他，才发现，原来他真的老了，成了一地地道道的老头儿了！

可我总以为他没有老，最爱吃他做的糖醋带鱼，想到了就撒着娇要他做，第二天他早早地去菜场，挑最新鲜的舟山带鱼，回到家立马忙活开来，洗净挂着晾到半干，煎得两面微微的焦黄，却不粘锅不破皮，最后浇上糖醋汁，酸甜酥嫩，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我吃得也不亦乐乎；到公司了才发现急用的资料没带，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帮我送过来，等了半个小时还没送到，我不停地打电话催促，嫌他动作太慢；逛商场让他看一下我儿子，他说你早点回来，小宝现在太皮了，我怕看不住！我却说这么小的孩子你还看不住啊！

我真的没想到他老了，我总以为他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是一个无所不能，有求必应的超人！生病了，要他背着我绕圈；学习遇到难题，等着他给我辅导；学骑脚踏车，他扶着后座跟在后面跑；爬山爬不动了，耍赖地拉着他的手让他拖着……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的耳朵渐渐不那么灵了，讲电话时越来越大声，打他手机，经常无人接听，我总忍不住抱怨，怎么会听不到手机响呢？他本就是高度近视，后来又加上老花，雪上加霜，拍照片时，老对不准镜头，我总忍不住抱怨，又拍糊了；他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了，下去买早点会忘了顺便取报纸回来，我总忍不住埋怨，跑两趟太浪费时间了；他拿过画笔，拉过小提琴的细长手指头也越来越僵硬了，电脑上打个字也要半天，更别说手机上那么小的键盘了，我老埋怨我都打十句他才回应一句……

我真的没想到他老了，我总拿我小时候的标准去要求他。直

至一日他被查出前列腺恶性肿瘤，已是中晚期，虽然之前专家就避开他跟我说应该不太好，但拿到加急的穿刺活检报告的那一刻，原本就阴霾的天像座大山一样要压下来了。他似乎有预感，我竟然在病房一楼大厅的电梯口碰到他，说想看看报告，我故作镇静轻描淡写地说报告已经交给主刀医生了，是个良性的小肿瘤，做个小手术切除掉就可以了。一贯敏感的他这次却反常地没再追问什么，好像我说什么他都相信。

我躲进洗手间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泪水顿时如水龙头里的水一样汹涌而出。

手术那天，要取下假牙，他的两颊一下子凹陷下去，护工将一件手术室专用的深蓝色大棉袄披在他反穿的病号服外，他瘦削的身子立刻被淹没在那件大棉袄里，那一刻我才惊觉，他真的老了！他跟在护工后面慢慢地走过病房连接手术室的那条长长的玻璃通道，他的背影那么瘦小单薄，那么孤独无助，瞬间，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！

万幸的是手术很成功，我像捡回失而复得的宝贝，一刻不离地守着他，给他擦背，给他按摩，喂他喝水……能喝流质了，对着菜谱学着给他炖汤；能吃半流质了，变着花样给他熬粥；能正常饮食了，想方设法给他增强营养……

出院后好好调养了几个月，能起床了，能下地活动了，又能出去遛弯了，又能做一套自创的健身操了……渐渐的，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节奏，渐渐的，我又忘了他老了，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，早已习惯他对我无条件的宠爱和包容，却忽略了自己对他的付出和包容，我总以为，还有的是时间来爱他。

我老是忘了，那个最爱我的人，老了！

文/王秋文

◎往日情怀

抱着冬瓜纳凉

爷爷从午后的一场雷雨中醒来，凉意飕飕，他轻声喊：“被子，被子。”雕花老床上，爷爷抱着一个圆溜溜肥滚滚的大冬瓜在小憩。

这是30多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爷爷开始一场困顿后的午睡，下午他还要去给生产队的稻田放水，稻子正在吐穗，一粒稻一粒米，全生产队的人靠它养活呐。

那一年，爷爷66岁。爷爷60岁那年，便给自己打了一口寿棺。在古柏森森的埡口林子里，爷爷亲选了一棵柏树做寿木。

那口棺材上了黑漆，放在爷爷卧室里，散发一种凛凛威严之气，感觉室内温度也下降了不少。一遇夏天，爷爷纳凉时，就躺在那口棺材里小睡，寿木自带一股

股浸人凉意。

在夏天，爷爷还喜欢抱着一个大冬瓜睡觉。一个人怀抱冬瓜，清凉的瓜会把凉意漫透体内。沉浸于心的，更有一个老农人的丰盈喜悦。

冬瓜，在瓜果累累的庄稼地里俨然是一个隐士，它腰身粗壮，大肚能容，性情亦如人温碧清凉，平易自然。

夏天，我家自留地里，爷爷抱回来一个个粉嘟嘟的冬瓜，一排排放在堂屋中央，如武士一般守护着我们家的老屋。冬瓜表面，有一层白灰一样的粉，那是经历了风霜后的脸。

县城里的表姨，夏天来我家做客，一副城里人斯文的样子，小碎步走在田坎上，身子也跟着颤一颤。表姨咳嗽时，林黛玉一样带着一个小手绢捂在胸口。表姨的脸也似冬瓜，扑了一层白生生的粉。有个夏夜，一家人在院坝梧桐树下围桌吃饭，汗水从表姨脸上流下来，如爷爷糊墙时蔓延开来的石灰水。爷爷对表姨笑着说，这是农村，你用不着化妆了来。表姨的“石灰水”脸，尴尬地抽搐了几下。

我15岁那年的夏天黄昏，一只老鸭从土墙矮院前的空中嘎嘎嘎叫着飞过，爷爷的灵魂也随着老鸭叫声去了黑云翻滚的云层。就在3天前的晚上，奶奶还从堂屋里抱来一个凉悠悠的冬瓜，让爷爷抱在怀里降降温，豆大汗珠从他嶙峋身体浸出来。虚弱的爷爷把冬瓜放在胸前，用手摩挲着，病痛折磨的他已没有力气像平时那样把冬瓜紧搂在怀里了。这是爷爷自己种下的冬瓜，它经历了发芽期、幼苗期、抽蔓期、开花结果期，瓜身上也带着种瓜之人的指纹与血脉气息。一个一辈子匍匐在土地里求口食物的人，离世时怀里偎依着一个憨拙的瓜，这是不是一种宿命。

爷爷小小的土坟，就在那一片瓜地茁壮旁的岁月里青草漫漫。爷爷走后，奶奶在坟边种了不少瓜，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黄瓜、地瓜。绿盈盈，油浸浸，黄灿灿，脆生生，沉甸甸……地气蒸腾中，这些瓜眉眼生动，出尘绝世，宝相庄严。

夏天，瘦小的老奶奶蹲下身，把一个圆滚滚身子的冬瓜从藤上旋转着瓜蒂慢慢摘下来，然后抱着瓜放在坟前，奶奶嘴里喃喃：老头儿，瓜熟了，你拿去抱着睡觉，拿去炖汤吃。

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村子看望83岁的老奶奶，她正坐在坟前，把一个冬瓜放在爷爷坟前。奶奶见了，我，摇晃着站起身扑向我，枯瘦的双手抱住我，身子颤抖，老泪斑斑。

奶奶90岁那年去世，与爷爷合葬。今年夏天回乡，见到坟前又恢复了一片瓜地，青藤深处，几个滚圆的冬瓜默默闪烁其间，一如岁月眼珠的沉沉凝视。文/李 晓

◎人生絮语

一夜秋凉

只是一夜的时间，温度便一下子降了下来，轻轻地推开窗，细雨也随之飘了进来，不远处马路边有些环卫工人，正吃力地将落叶扫成一堆。这秋凉，似乎是一夜间到来的，昨天似曾还是那般的温暖，只是一夜的工夫，寒气便降了下来。

给女儿找好了要穿的衣服，女儿轻声说：“妈妈，昨天我还穿裙子，今天怎么就穿这么厚的衣服呢？”是啊，昨天仿佛还停留在初秋，可仅只是一晚，那晚秋时节的凉意便浸入到了身体之中。记忆中感觉天气还是带着温暖，还是穿着短裤短裙，怎一夜间，一切就变了呢？

一夜秋凉，让我在这个清晨感悟到生命的无常。无常是一个多么无奈的词啊，事事都是在无常的变化之中，就像多年前的那个秋天，父亲说走就走，之前没有任何征兆。当时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节哀顺变，顺变，也就是顺应这种变化，习惯生命中的无常。

只是我是多么不情愿面对这两个字眼，无常总是令人感到非常的不悦，仿佛我们刚得到的某些幸福，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离去。而我们只能无奈地说生命无常，我们原本就该能坦然去面对这一切。我们无法与之抗争，就像无法拒绝这四季的变化。

为女儿穿好衣服，给一家人准备好早餐，先生吃着早餐轻声说：“日子要是永远都能这样多好，孩子不大，父母不老。”他说的这些，何尝不是我所想的呢？然而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，此时的女儿，已然一天天地长大，而养育我们的父母也在一天天地变老。

一夜秋凉，让我感叹时光的脚步走得竟是如此匆匆，总以为还停留在某一个季节，可谁知一转眼，便早已不再如初。虽然我是那么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但时光并不是会以你想怎样就怎样，该走的依旧会走！就像这个秋天，也会在不经意间离开。

走在送女儿的路上，我轻声叮嘱她在学校要多喝水，上课要用心听课。说多了，女儿似乎有些烦了，她说：“妈妈，同样的话你都说了好几遍了。”目送女儿进了学校。风，从不远处吹来，吹在身上凉凉的。可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心又有着一种暖暖的感觉。

这个秋凉的早上，这个让人颇为伤感季节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。这一夜秋凉，让我在前尘往事中感悟着这其中的不同滋味。我想或许正因为生命是无常的，所以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味到生活中的幸与不幸，痛苦与快乐，正因为无常，才会让我们学会该如何珍惜此时所拥有的一切。文/朱 凌